

簡介「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

——兼論台灣研究在美國的發展

許維德

美國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1999年「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會長

一、前言

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從來就不可能自外於政治或社會環境。或許，其中一個最好的例証正是所謂的「台灣研究」——以台灣的社會文化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台灣研究在戰後五十年以來（當然，所謂的台灣研究並不是從戰後才開始有的）的發展（或者是不發展），正是和整個國際政治的權力遞嬗、台灣本島的政經發展、以及台灣住民對自我認同的種追尋息息相關。

本文的主旨在於對成立於1995年的「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以下簡稱年會）做一個簡略的介紹。由於年會所在的地點是北美洲（事實上是以美國為主的），本文也打算以台灣研究在美國的發展做為參考架構，用這個架構來理解年會目前在台灣研究的學術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台灣研究在美國——一個概略的發展歷史

在這節的討論中，我將簡單把台灣研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中國研究代用期」（1950～1970）、「美中關係包袱期」（1971～1986）、以及「台灣本土議題興起期」（1987以後）。

（一）第一階段（1950～1970）——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代用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中的強權位置更加鞏固，為因應其政治上的霸權地位，對其他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的理解與認識，也成了美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其中最能彰顯出這種需求的就是所謂的「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此計畫起源於成立於1937年的耶魯人類關係研究所），以及如雨後春筍般於各大學相繼成立的各種「區域研究課程」（area studies programs）。

這些課程培養了很多高級的研究人員，其中有很多是所謂的「中國通」，為了進行他們的研究，他們必須到相關地方進行田野工作，並搜集有關資料。不幸的是，由於新近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這些想要理解中國的學者完全不能親身到中國去進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會講中文（大多數僅限於北京話）的研究人員只好去台灣、香港、或者是華人群集的東南亞地區進行田野工作。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之所

以到台灣從事研究，是因為他們不能再親自到中國去做研究，所以他們只好來台灣從事田野調查。就心態上而言，他們是將台灣作為「中國的暫時替代品」。

在這個階段最活躍的學者大多數是人類學家（在當時，以研究異文化為終身職志的人類學家依舊是研究「美國以外之文化」的主力，相對而言，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則依然汲汲營營於對美國本土社會的理解），他們特別感興趣的則是和台灣之「鄉村社區」有關的研究。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研究包括 Bernard Gallin 的 *Hsin Hsing, Taiwa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他是於1957年來台進行田野工作的）、Norma Diamond 的 *K'un Shen: A Taiwan Vill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Myron Cohen 的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其田野工作是於1964~67這段期間所完成的）、以及 Emily Ahern 的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以1969~70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等等。

有趣的是，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卻也和這批持「代用品」心態的美國學者相互唱和，雖然雙方的基本考量並不一致。對自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國民黨政權而言，台灣不僅僅是中國的替用品，由於國共兩黨相互在國際上爭奪中國正統性的緣故，台灣（從國民黨政權的角度來看，或者應當說成中華民國才對）甚至還是「世界上唯一僅存的中國」，她就是「中國本身」。因此，國民黨政權對於此類「將台灣視為中國」的研究極為支持，不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儘量提供方便，甚至透過半官方機構對其研究計劃的予以金錢上的補助。

另一方面，即使在台灣本島，由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學者也在相當程度上抱持著一種中原中心主義的心態。他們或者是不認為台灣社會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很多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抱持此種心態），因此寧願躲在書房裡，做一些中國傳統思想或社會制度的研究，或者是僅僅關注於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以人類學家最具代表性），延續他們在中國大陸時所進行之少數民族研究的傳統。

（二）第二階段（1971~1986）——從「美中關係」的角度來思考台灣

在1971年國民黨政權被逐出聯合國，同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正式接替

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以來，國際政治局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國民黨政權所謂的「中國正統性」隨著邦交國數目的銳減而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逐漸受到國際社群的承認，同時也在四人幫垮台以後，慢慢改變其閉關自守的政策，開始進行各種國際交流（這當然也包括與美國學者的學術交流）。這種國際局勢的變化在1979年台美斷交、美中建交以後，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美國的台灣研究也因此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這些美國的「中國通」可以直接到北京、到南京、到上海、到西安去直接進行田野工作，而不用再跑到台灣海峽的另一邊去尋找「中國代用品」了。另一方面，到台灣進行研究的美國學者卻也因此急遽減少，台灣研究在美國的學術圈裡頭幾乎完全失去了蹤影（當然，和前一階段台灣之「鄉村社區」有關的研究傳統並未完全中斷，例如 Steven Harrell 的 *Ploughshare Village: Culture and Context in Taiwan*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就是一個例子，其主要的田野工作係完成於1970, 1972~73以及1978)。

就這一個階段專精於台灣研究的美國學者而言，相對於前一個階段的人類學家，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專家成了這一時期最當紅的學者。很多研究均將焦點擺在美國的中國政策上，而將所謂的「台灣問題」放在「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架構上來思考。比較具代表性的作品例如 Hungdah Chiu 所編的 *China and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73)，以及 Hung - Mao Tien 所編的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U. S. Poli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3)。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也有一些人類學家和國際關係專家以外的美國社會科學學者，開始零星地進駐台灣研究的領域。當然，其中最大名鼎鼎的莫過於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系的高隸民 (Thomas Gold)，高以其1981年博士論文的資料為基礎所出版的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以其詳實的經驗資料以及深入的理論分析，向美國的學術界傳達了如下的訊息：台灣「本身」的經驗，不僅僅是學術界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同時也是一片極有潛力結滿果實的豐饒果園。這片園地不應當只讓人類學家及國際關係

專家所獨享，它應該讓更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來灌溉。

另外，台灣島內的學術圈，由於在國外（特別是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社會科學家陸續返台，也慢慢在這段時間有了一點新的氣象。這些學者將當時在美國流行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向引進台灣，在某種程度上為台灣研究下一個階段的百花齊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所推動的「台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料研究計劃」（簡稱「濁大計劃」），以及以心理學家楊國樞、社會學家文崇一等人所創議的「社會及行為科學中國化運動」，正是這段時期內和台灣研究相關之最具代表性的學界大事。

（三）第三階段（1987以後）——開始探索和「台灣本土」相關的議題

學術研究的進行是絕對需要適當的環境來配合的。對於國民黨政權而言，既然其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來自於所謂「一個中國」的宣稱，壓抑台灣本土研究於是成了國民黨強固其支配基礎的手段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台灣研究」，不可避免地變成統治者意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1987年以前被國民黨政權以戒嚴令所箝制的台灣，正是處在這種局面裡面。影響所及，不僅本國的學者不可能從事和本土密切關連的研究，即使是外國學者，由於受到相關單位的種種限制，也很難有自我揮灑的空間。舉例而言，Douglas Mendel（*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Berkele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一書的作者），就曾經苦口婆心地對打算在台灣進行研究的學術工作者提出以下的諍言：「不要在台灣島內進行任何政治性質的訪問。」

這種情況到了1980年末期開始有了顯著的改變。反對運動經過長時期的奮鬥成了名符其實的反對黨，執政的國民黨也在歷經外交上的節節挫敗與法統危機的種種挑戰後，被迫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報禁。來自民間的種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也相對彰顯了之前黨國體制各種結構上的弊端。面對這樣的大環境，島內的學者也開始衝破種種政治上的禁忌，對發生在這個島嶼上的諸多事物，重新進行反省與研究。一時之間，「台灣研究」這樣的字眼與概念，第一次在這個島嶼迸發出來。各個大學的校園裡由各校學生所籌組的「台灣研究社」，1987年年底由台灣民間力量所成立的「台灣研究基金會」，1988年由中央研究院所成立的「台灣史田野研究室」（中研院以該研究室為基礎於1993年6月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創刊於1988年、

以基進本土學術刊物自詡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及成立於1990年的「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正是在這一波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具體例證。

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陸，也明顯受到了這股潮流的影響。英語世界裡和台灣有關的出版品，不論是數量或者是質量，都在一時之間突然急遽上升。以1987～96這十年為例，英語世界一共出版了4,076本和台灣有關的書籍，這是1947～56這十年之相關出版物（總數301）的13.5倍，1957～66年（總數804）的5.1倍，1967～76年（總數1,766）的2.3倍，以及1977～86年（總數2,458）的1.7倍。同時，和前兩個階段相比，在這個時期從台灣出國留學的學生不僅人數明顯增加，研讀的科目也不再是以理工或醫學為限，有很多人或者是研究社會科學，或者是鑽研人文學科。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內部民主化的過程、以及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理論詮釋，是其中最耀眼的兩個題目。其他如「二二八事件」、種種新生的社會問題、權力分配的問題、族群關係、國家認同、經濟政策、環境污染、兩性關係等等題目，無一不是學者爭相探討的問題。

由於研究主題的多元化，如果要列出這段期間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台灣研究著作的話（僅限於英語世界），那絕對會是一項充滿爭議性的工作。因此，我決定採取另外一種策略，從 M. E. Sharpe 這家出版社所出版之「當代世界中的台灣（Taiwan in the Modern World）」這一套叢書中挑出幾本著作（這一套書也可能是目前英語世界中書籍數目最多的一套台灣研究叢書），來對台灣研究近來在美國的發展做一簡略的介紹（請注意前述高隸民的著作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也是這套叢書其中的一本）。首先，對台灣之經濟發展經驗的實證描述及其隱含理論的探討，一直是學界熱門的話題之一，相關研究例如 Edwin A. Winckler 和 Susan Greenhalgh 所編的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8），以及 Joel D. Aberbach 等人所編的 *The Role of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再者，探討台灣民主轉型之動力、或其伴隨而來之國家認同問題的，則有 Alan W. Wachman 的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以及 Hung - Mao Tien 所編的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最後，對台灣戰後四十年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之變遷的一般描述，則見之於 Murray A. Rubinstein 所編的 The Other Taiwan: 1945 to the Present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為因應日漸熱絡的台灣研究風潮，美國學界的相關學者，也開始有一些將台灣研究「制度化」的構想與動作。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有隸屬於「亞洲研究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之下的「台灣研究小組 (Taiwan Studies Group)」、隸屬於「美國政治學學會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之下的「台灣研究會議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以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所籌設的「台灣研究工作坊 (Taiwan Studies Workshop)」。至於相關期刊方面，創刊於1995年的 Taiwan Studies: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 是英語世界裡第一個以「台灣研究」為名的學術刊物，雖然其目前仍舊以譯介好的中文論文到英語世界為目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於1995年誕生了。

三、「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

(一)簡介

1994年4月，耶魯大學的「台灣論壇」舉行了一場以台灣留美學生做為主體的跨校學術會議，定名為「1994留美學生台灣學術研討會」。這一群關心台灣及研究台灣問題的留學生，經過論文發表與意見交流後，發現對於成立一個正式台灣研究會議有極高的興趣及共識。討論後決定推動具有下列宗旨的「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1. 提升台灣研究水準，促進海內外學術交流，並建立留學生及學者間的資訊網路。

2. 舉辦論文發表會，並出版論文集。

於是，經過半年多的籌劃，北美地區十五所學校的47位台灣年輕學者和留學生，在1995年時共同發起並宣布年會的成立，並決定由林佳龍（當時就讀耶魯大學，現任教於中正大學政治系）、林繼文（當時就讀於加州大學洛

衫磯分校，現任職於中研院社科所）、以及張隆志（當時就讀於哈佛大學，現任職於中研院台史所）共同組成籌備小組。位於台灣的「台灣研究基金會」，則義不容辭地對年會提供財務援助並擔任合辦單位。前四屆的年會分別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以及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舉行，前後共發表了126篇論文，論文的作者，除了來自北美洲的學者以外，尚有從台灣、香港、英國、及法國遠到而來的研究者，堪稱目前英語世界裡規模最大的幾個台灣研究會議之一。

（二）特色

和其他相關的北美洲台灣研究團體相比，「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具有以下幾點特徵：第一是參與人員極為年輕，他們的平均年齡大多數都在三十歲上下，除了幾位在北美洲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比較資深的教授以外，大多數的參與者都還在學校就學，或是處於博士論文寫作的階段，或者是即將取得學位。第二，大多數的年會參與者都是在台灣接受大學或研究所教育，然後赴美、加攻讀博士學位的。當然，年會的成員也不乏國籍不屬於台灣的國際友人，除了數位美籍學者以外，也有加拿大籍、英國籍、法國籍、以及香港籍的學者與會。

第三，不同於其他強調「客觀中立、立場超然」的研究團體，年會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台灣的現況均具有強烈的關心。他們或曾參與如學生、婦女、勞工、環保等社會運動，或長期對相關性議題保持關注。即使在海外，這些年會的參與者也常常是各校台灣同學會的重要幹部，也曾經透過諸如「北美洲台灣學生社」的組織，來參與跨校性的串聯活動。

第四，年會的內部通訊在某種程度上對電腦網路（internet）極為倚重。這個現象可以透過以下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由於年會的參與者及籌劃者均散居北美洲各個不同的角落，如果不是透過電腦網路來進行日常工作的聯絡，那麼溝通成本就會過於高昂。另一方面，由於年會成員相對來講比較年輕，對新科技也比較抱持正面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對網際網路的倚重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從1995年年會宣布成立以來，年會不但大量依賴電子信來公開徵求論文，同時，年會也在同年就製作了自己的網頁（<http://www.natsc.org>），以此網頁做為年會對內對外聯繫的重要管道。

第五，年會一直堅持「廣泛參與」的傳統。一方面，年會是由當年的與會者當中產生幹部，共同決定下年度年會的地點、時間、或主題。另一方面，年會也儘量在美國東西南北區各校校園輪流舉行。也就是說，為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年會，同時也讓不同學校的台灣同學會有機會和年會一起合作，年會在挑選每年年會地點時，有意地對下一年度的年會地點做一個地理上的區隔。也就是說，如果今年的年會將在中西部舉行，那麼明年的年會就會考慮中西部以外的校園了。因此，年會於耶魯大學（東岸）辦了1995年年會後，1996年刻意選擇了密西根州立大學（中西部），然後在1997年轉移至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行，最後則選擇了南部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做1998年年會的開會地點。本年度的年會將在威斯康欣大學麥德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舉辦，至於2000年的年會，目前暫訂在台灣研究的重鎮——美國東岸的哈佛大學召開。

第六，雖然年會一直極為強調科際整合的重要性，年會所發表之論文的方向，卻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論文發表人之專業訓練的影響。以年會參與者的專業背景而言，相對於人文學科（例如文學、藝術、歷史學等），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和政治學）似乎一直居於優勢地位。在往年的年會中，佔極大比例的論文發表人均來自社會系和政治系。還好，這種偏重社會科學的狀況有另外一個和年會性質類似的學術會議來加以互補。這個會議的名稱叫做「台灣文化歷史研究學會（Research Group for Taiwanese Culture and History）」，係成立於1996年，比年會晚了一年。其主要的參與者也是台灣的留學生（特別是主修人文學科的學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則為此會最重要的財務支柱。

（三）論文主題

在過去四屆的年會裡，「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總共發表了126篇論文，這些論文所探討的主題十分的多元化，在某種程度上，均可以視為當前台灣研究的熱門課題。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透過內容分析簡要地把這126篇論文分成17個類別（有些論文被歸為一個以上的類別），以此來一窺年會的參與者所關切的主題。

1. 台灣歷史（總共7篇）：其所含蓋的主題包括政治史、社會史、軍事史、以及宗教史和文化史。其所涉及的時間，則從清台、日台、一直到二次大戰戰後為止。

2. 族群關係與民族主義（總共22篇）：這是近年來台灣研究最熱門的主題之一，過去四年來，年會在這個類別裡所累積的論文，在數量上也較別的類別為多。被歸為這個類別裡的論文，其處理的題目包括外省人的危機感和國家認同的困境；台美人的認同追尋與重構；社會菁英、政治領袖、以及民族認同的關係；二二八事件與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和族群衝突；族群及國家認同的衝突與民主化；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vs. 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台灣民族主義 vs. 中國民族主義；棒球與台灣的國家認同；全球化時代的國族想像；不同政治記憶的對抗與和解等。

3. 原住民研究（總共3篇）：包括原住民和漢移民之間的聯盟和對抗；關於原住民起緣的建構和解構；以及原住民在長老教會的代表性等。

4. 語言及文化研究（總共7篇）：包括日治時期與國民黨統治時期語文政策的比較；漢字對台灣人語言認知之形塑的影響；越南、韓國和日本等漢字文化區廢除漢字的過程；鶴佬話動詞、代名詞研究；台灣文化本土化的路徑與出路；以及國畫在台灣的發展等。

5. 社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總共9篇）：包括國家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勞工運動的關係；已婚婦女的工作模式；醫生與民間社會的成形；政治自由化對階級形構的影響；台灣人之世代（generations）的探討；自主工會的運作邏輯；以及海外台獨運動之參與者的社會起源分析等。

6. 兩性關係及性學研究（sexuality studies）（總共10篇）：包括台灣婦女的政治地位；從台灣工業化的角度看兩性關係；台灣的女性作家；台灣女性主義的批判；女性觀點的都市及住宅研究；台灣婦女對於苗條的概念；女性學生所建構的身體圖像；同性戀研究等。

7. 政治制度及政治組織（總共11篇）：包括地方派系主義與國民黨提名政策的演變；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s）和政黨競爭的可能聯繫；政治菁英和民主化的關係；民主鞏固與憲政設計；以及均富和民主化的可能關係等。

8. 政體（regime）、國家（state）、及發展（總共6篇）：包括國民黨政權形態的制度分析，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國家與醫療專業權力；以及從路徑依賴分析（path dependency analysis）之角度來看台灣的政商關係等。

9.福利國家及社會政策（總共6篇）：包括國家轉型和全民健保體系的關係；台灣的兒童福利政策；福利國家和非營利組織的關係；台灣社會福利體制的歷史起源與政治邏輯；福利政策和社會公民權的關聯；以及台灣和韓國的民主轉型與老人年金制度的發展等。

10.經濟與社會（總共12篇）：包括對台灣工業結構的動態分析；出口工業之轉型的研究；從台灣製造業的部門差異分析科技、社會網絡、與政府結構的關係；台灣外籍勞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台灣直銷文化的形成；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人口成長、工業結構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以及經濟成長中的道德論述（moral discourse）等。

11.宗教與民俗（總共7篇）：包括佛教在台灣的發展；慈濟功德會制度化的社會學分析；一貫道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台美基督徒的自決運動；本土與外來的宗教認同模式的比較；現代技術對台灣葬禮儀式的影響；以及算命的社會心理學分析等。

12.教育（總共3篇）：包括小學教科書的政治社會化分析；以及目標設定對幼童自我功效意識及技能的影響等。

13.文學和電影（總共10篇）：包括葉石濤的台灣意識與文學論述；吳濁流和東方白之作品的比較；1950年代台灣的反共文學；台灣小說與魁北克小說處理殖民者意念的比較；張曉風散文的宗教文化意涵；新電影中所呈現的台灣；以及李安電影的文化、社會及認同分析等。

14.空間政治與環境研究（總共6篇）：包括環保運動和環保的關聯；環保團體的政策參與；海岸濕地的保護與地方的永續發展；台灣佛教徒的環保論述；國家和環境主義的互動關係等。

15.公共政策（總共8篇）：包括工業政策；國家公園政策；銀行政策；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水資源政策；以及台北捷運系統選擇的成本效益分析等。

16.台、中關係及外交關係（總共10篇）：包括1950年代的台海危機；國防政策與國家安全；彈性外交和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的探討；台灣加入聯合國與“名牌”外交；國際犯罪法庭在中國侵略台灣時的適用性分析；從國際法看台灣的主權；以及後冷戰初期台、中關係的基調等。

17.台灣研究的相關反省（總共3篇）：包括學術圖書館對台灣之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台灣研究的相關書目；以及和社會科學本土化有關的爭議。

(四)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採用統計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依然是當今美國社會科學界的主流研究法。不過，這個趨勢似乎並未在年會的論文中彰顯出來。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年會多數的論文似乎都採用統計以外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論文作者或者是運用深度訪談來進行研究，或者是採用文獻分析來進行研究，或者是應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反而用問卷調查或者是實驗方法進行研究的作品並不多見。

這個趨勢可以用至少兩個不同的因素來解釋。一方面，它似乎和台灣社會科學學界（尤其是社會學）的風氣有關。以台灣島內的社會科學學生為例，有極大多數的研究生，對量化方法有相當程度的疑拒，甚至於排斥。這種心態一直到出國留學以後，似乎仍然沒有很大的改變，雖然美國的社會科學系所極為強調對量化研究的訓練。另一方面，這個趨勢也可能和台灣研究這個領域目前還欠缺比較好的大型資料庫有關。對量化的統計方法有興趣的學生，實在有困難找到適當的資料庫來進行研究，除非是採用美國的資料庫來進行美國研究。就後面這個趨勢而言，它反應了台灣研究目前還正處於「前成熟期」的階段，雖然我們已經慢慢在邁開腳步，但學術的累積需要長時間的浸淫，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員，更多的研究計畫，來把一些從事社會研究的基礎工程建設好。

(五)本屆年會簡介及未來展望

如前所述，本年度的年會將於今年6月份在威斯康辛大學麥德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舉行。隨著年會的逐漸成長茁壯，本屆年會在審查期間所收到的論文，在數目上已經超過75篇，是年會成立以來所收到論文數量最多的一次。

另外，經過四年來的累積，有些年會的幹部覺得我們已經可以在某些主題上集結出一些不錯的論文，並提交英語世界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部份的年會成員都同意，就現階段而言，「國家認同」可能是年會目前最整齊、最完備的一個題目。擔任年會委員之一的法國學者高格乎（Stephane Corcuff）已經同意擔任這一本書的主編，而其暫定的書名就叫做「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in Taiwan）」，我們目前已經將本書的企劃書提交英國的 Macmillan 出版公司，對方也已表達出高度的興趣。我們計畫出版的第二本書，則是由年會1998年會長潘美玲擔任主編，暫定的題目是「台

灣的國家與社會——一個制度論的觀點」，目前還在構思企劃書的階段。

四、結語

回顧台灣研究戰後五十年來的發展，今日的蓬勃繁榮，確實是完全超乎前一代研究者的想像。然而，就北美洲的台灣研究學圈而言，如果和台灣本島的台灣研究近況做一比較，由於研究人員的數量明顯少於台灣本島，惡性循環的結果，相關的制度化機構（如研究機構、學術會議、或者是專門的期刊）也明顯比不上台灣本島。在早期，還有不少留學生在拿到學位以後繼續留在北美洲的研究機構任職，但是到了今天，似乎大多數的博士在學成後均返回台灣本島任職、並從事研究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以台灣研究的出版品而言，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中文世界的出版物，無論是質或量，似乎都在逐漸超越英語世界的相關出版品，其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在台灣的研究者比較習於用中文寫作。面對這種狀況，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高興，因為這代表著學術本土化的契機。但是另一方面，這卻也是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的一種嚴重損失，畢竟，英語還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勢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上如此，在學術界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當越來越多好的研究是用中文寫作的時候，這對我們在國際社群的能見度，反而可能是一項負面的因素。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個人對「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充滿了期待。年會在成功出版二本書之後，應當考慮以每年的年會做為基礎，以這個基礎來考慮發行期刊。事實上，在英語世界裡，目前還沒有一本期刊是以台灣研究做為主體的。雖然 M. E. Sharpe 出版了 *Taiwan Studies: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但她是以翻譯的論文為主的，還稱不上是正式的期刊。以以此和願意為台灣研究貢獻一生心力的朋友共勉。（作者感謝潘美玲、黃崇憲、林朝億以及蔡凌蕙對本文初稿所提供的寶貴意見。）